



刺桐伴墨记

■ 傅艳艳（福建）

总听说泉州是座藏着故事的城，一半是市井巷陌的烟火气，一半是古寺梵音的清雅感，我早有体会。当年在职读研时，这座城的晨与昏，都曾陪我走过一段奔波却踏实的路。去年初冬周末，风里裹着刺桐花的淡香，我因事乘动车再赴泉州。本是匆匆来办完事就走，可望着街角那几株熟悉的刺桐树，不自觉就拐向了母校的方向。

毕业已七八载，回想当初半路重拾课本读研，虽不用全日制在校，学业任务却半点不敢懈怠。走在熟悉的校园里，秋中湖的水还是记忆里的清亮；相思树的叶子一层叠一层铺在湖边石阶上，偶有几瓣刺桐花从枝头飘落，晃得让我想起那些两地奔返

的日子：前一天还在单位对着电脑赶工作材料，第二天大清早就要挤首班动车往母校赶课。到了第三年，我怀着身孕，依旧没敢停下，爬着学院大楼的楼梯去上课，去找老师请教毕业论文。

走到研究生院大楼前，我忽然想给老师们打个电话。翻着通讯录，手指却犹犹豫豫：大周末的，谁会在学校呢？指尖滑动，拨了几个电话都不在。拨到王老师的号码时，那头很快传来熟悉的笑声：“我还在办公室忙呢！你在哪儿？上来吧！”

我凭着记忆摸索着上楼，在回廊里绕了几圈，刚转过拐角，便见王老师立在窗边。他身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，手中攥着一支毛笔，脚边摆

着两盆绿油油的薄荷，叶片上沾着阳光的碎金。他一眼望见我，眼角弯了起来：“来啦？好些年没看到你了。”说罢，他搁下笔，拉了一把凳子给我。待我落座，话匣子便一下打开了：“你们毕业这些年，个个都忙得很，总算想起来看看我啦！我刚加班赶完一个课题，正写写字休息下，有时候我还能挥毫写十几张大字。前阵子用的一瓶墨汁，估计是被秋老虎‘啃’臭了，办公室一天到晚满是高浓度的‘臭脚丫味’，同事路过都笑着躲开。”说到这趣事，老师爽朗地哈哈大笑，我也被他带着开怀笑起来，只觉好久没这么放松过了。

聊至兴起，老师招呼我

往办公室里走。初冬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桌面上，桌上除了一堆文件文稿，还放着不少他写的书法作品。他从中挑出一幅要送我，轻轻展开。纸上“常思一二”四字墨色遒劲，右下角盖着一方朱红小印。“知道这是何意？”他笑着问。我盯着字迹思索半天，犹豫着开口：“是……是鼓励我的话吗？”话音刚落，老师便哈哈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咱要豁达，就多思那一二分的顺心事便好。人生短暂，何不开开心心过呢？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从事的这行，常会遇到糟心事。就像我那发臭的墨汁、你当年赶不上的动车、怀孕赶课的辛苦，看似艰难，可

想想孩子出生时的欢喜、帮老乡解困后的踏实，这些难处便不算什么了。多记‘一二’分的美好，比如初冬的热茶，比如孩子说‘妈妈真厉害’，别让烦心事遮蔽了心头的光亮。”

临别时，他还摘下一片薄荷递到我手中。初冬的风拂过走廊，带着凉意，却吹不散薄荷的清香与刺桐花的淡韵。“下次回学校，提前跟我说，我基本都在，到时候给你看看新写的字。”我回头望去，他立在回廊里挥手，白衬衫在初冬的光影里格外温和。

瞎掰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

上接 09 版

比如有批评家用“数据库消费”理论分析主旋律网络小说《北斗星辰》，理论和文本严重错位，最后阐释得驴唇不对马嘴。更离谱的是把本土文本硬套西方理论，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，不说闲适自在，非要说成“对异化劳动的反抗”；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，不讲阶级隐喻，偏扯什么“权力话语建构的拟像空间”。这就像用游标卡尺量丝绸——精细是真精细，离谱也是真离谱。

“站台式批评”更是把文学批评变成了人情交易。2025年9月北大举办的“李敬泽文章之道研讨会”上，这场本该思想交锋的学术场合，结果变成了集体吹捧大会。曹文轩炮制出“李氏文体”的说法，夸赞李敬泽能从无关物象里发现普遍命题；王尧更是将其捧为“当代文章大家”，称其写作打通文史哲边界。一众批评家对着其文本局限绝口不提，满场都是“了不起的成就”“超越时代的觉醒”这类空泛赞誉，把学术研讨开成了粉丝应援会，哪里还有半分批评的锋芒。更早之前贾浅浅拟加入中国作协引发轩然大波时，也有部分批评者抛开她那些争议性诗句不谈，只拿“文学传承”“创作自由”说事儿，硬撑场面的辩解，让文学批评彻底沦为了圈子里的“人情背书”。

还有种“分类偷懒式批评”，每年年底准能批量产出“年度文学报告”。批评家们熟练地把作家按年龄打包成“95后新锐”“中生代中坚”，把作品归为“新南方写作”“都市女性叙事”，仿佛文学是超市货架上的罐头，贴完标签就算完成解读。郭敬明早年就吐槽“80后作家”这种分类毫无意义，可这类批评至今仍层出不穷——毕竟不用逐字细读文本，只需盘点出版清单、拼凑几个趋势，就能轻松交差，堪称批评圈的“摸鱼神器”。

至于那些“友情赞助式吹捧”，更是彻底脱离了文本。好友新书一出，立马奉上“划时代突破”“文学里程碑”，全文却没一句具体分析。这哪是批评？分明是人情往来，把批评的尊严换成了捧场。

再看批评文学，它本应是文学批评的“监督员”，可如今不少作品要么吐槽得浮于表面，要么跑偏成情绪宣泄，唯独少了对作品本身的回归。2025年那场由读书博主“抒情的森林”掀起的文坛抄袭风波，就成了批评文学的绝佳试炼场，可惜不少参与者还是掉了链子。这位博主接连晒出蒋方舟、孙频、丁颜等多位作家的作品与经典文本的雷同片段，引发全网热议：孙频承认自己因痴迷福楼拜而无意识借鉴，蒋方舟私信道歉称涉事是早期不成熟作品，丁颜却一边认下句子查重一致，一边反诘“若一致即抄袭，世上所有相似解读皆为互抄”。

按理说，批评文学此时该深入剖析这些雷同文本究竟是借鉴、洗稿还是抄袭，对比分析涉事作品与原作的创作逻辑差异。可实际情况是，多数批评文学要么跟风吐槽作家“不诚恳”，要么追着期刊问责，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逐句比对文本。比如有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批判“文坛原创失守”，却没具体分析孙频的借鉴与李清照化用范仲淹词句的本质区别——前者是无意识照搬，后者是意境上的创造性升华，最终让批评停在了情绪宣泄层面。

而面对大众批评的浅表化，批评文学同样没做好引导。短视频平台上，《活着》被简化成“惨上加惨的苦难合集”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被概括成“凤凰男追白富美失败记”，弹幕里一句“贾宝玉是中央空调”就能给经典人物盖棺定论。对此，不少批评文学只顾着痛斥“大众审美浅薄”“消解文学深度”，却没人试着结合文本解释：贾宝玉的待人接物为何要放在封建大家族的背景下解读，福贵的苦难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重量。就像医生只吐槽患者不懂养生，却不教具体的保健方法，这样的批评终究毫无意义。

更讽刺的是，文学批评和批评文学，常常陷入一个“互相拆台”的怪圈。专业批评家瞧不上批评文学“没学术含量”，觉得那些吐槽专业批评“不说人话”的文章，根本不懂理论建构的价值；批评文学写作者则鄙视

专业批评“脱离现实”，认为像张定浩这样明确指出抄袭性质的评论家太少，更多人只会用术语打太极。比如《上海文化》副主编张定浩在抄袭风波中直言，部分作家大范围摘抄已构成有意识抄袭，这种基于文本的判断本是批评的应有之义，却被部分专业同行吐槽“太较真，破坏文坛和气”。而批评文学这边，也有文章硬杠张定浩的观点，理由竟是“作家借鉴是创作常态”，完全无视抄袭与借鉴的本质区别。

其实这两者的核心矛盾，从来都是“见作品”还是“见自己”的选择。好的文学批评，该像张定浩点评抄袭事件那样，针对文本细节作出判断；该像李健吾评《边城》时，只用“一首诗，一幅画，一曲牧歌”，就精准点出作品的美感所在。而好的批评文学，应当像剖析郭敬明抄袭案那样——2006年郭敬明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剽窃庄羽《圈里圈外》的官司尘埃落定后，优质批评文学不仅指出抄袭的违法性，更对比两本书的叙事节奏、人物塑造差异，提醒创作者原创的重要性，这才是有价值的批评引导。

但眼下的情况是，文学批评忙着玩术语、搞吹捧，批评文学则热衷于跟风吐槽、发泄情绪，两拨人自嗨得不亦乐乎，到头来，作品反倒成了那个最没人在意的尴尬配角。这就像一场热闹的饭局，主人家（作品）被晾在角落，客人们要么围着桌子吹牛聊天，要么互相吐槽，从头到尾没人好好尝一口桌上的菜。

说到底，文学批评不该是“圈子吹捧会”或“理论秀场”，批评文学也不该是“情绪吐槽局”。前者要多些张定浩式的文本较真，少些无底线的人情吹捧，别让术语掩盖了对作品的敬畏；后者要少些空泛指责，多些像分析古典诗词化用那样的具体案例，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引导大家回归到作品本身。毕竟不管是批评作品还是批评批评，最终目的都是让好文学被看见、被读懂。

要是哪天真没人聊作品了，光剩下术语狂欢和互相攻讦，那文学圈可就真成了无源之水。希望有一天，批

评家们能坐下来好好聊聊某句台词的妙处，批评文学能静下心分析某段描写的得失——这才是文学圈该有的样子。

好了，聊完“文学批评”和“批评文学”，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：唐小林那种写法，到底算不算“批评文学”？你先别急，咱先看看“批评文学”一般都长啥样：它得贴着文本说事、站稳独立立场，还得能搅动公共话题——简单说，就是“有据、有骨、有响动”。

那唐小林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吐槽一个作家或作品，可不是随口一句“我不喜欢”，而是真的拿着放大镜在文本里找细节。比如他说贾平凹的《山本》，就揪住“土匪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”“地域文化写得像贴标签”这些具体问题，一条条跟你掰扯情节哪不合理、描写哪不走心。批余华的《文城》也一样，直接指出故事前后接不上、人物动机太突兀，连哪些段落煽情过分都给你标出来。说白了，他不是凭感觉开炮，而是实打实地搞“文本断案”——这跟“批评文学”死磕文本的精神，完全对得上。

再说立场。唐小林是个“圈外人”，不混学院也不靠哪个山头，有啥说啥，谁都敢怼。他批评的不是那个人，而是那种“盲目崇拜权威”“圈子互相捧场”的风气。这种“非体制勇气”，不正是批评文学最看重的那根硬骨头吗？而且你看，他写批评不是关起门来自嗨，而是发在媒体上、传到网络上，明摆着是想让更多普通读者看见、一起讨论。他试图打破那种“只有专家才能评文学”的垄断，让大家重新相信：好作品还是坏作品，咱们普通读者也有资格、有能力判断。这不正是批评文学想干的——“把批评拉回人间”吗？

所以说，唐小林这一套：死磕文本、保持独立、搅动公域——完全符合批评文学的“上岗标准”。他的“民间”身份，不但没让他跑偏，反而成了他敢说真话的本钱。

最后总结一句：唐小林式的批评，不是乱骂，也不是瞎杠，而是扎实的批评文学。